龍谿王先生全集

四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記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啓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爲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

輕浮失之者多矣艮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謂凝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鼎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翟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尚友堂北求記於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

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粤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

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
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
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
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
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
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
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叙皇極之疇皇極即太
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
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
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於靜衆人失之於動而以時屬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於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思平欲繼往聖之絕學以成尚友之志亦取諸此而已矣書太極亭記以勉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元宰存齋公爲可軒隱君命名而題之者也隱君仲子崇德久從予遊乞言以紀其事予惟孟氏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之謂孝敬長之謂友是乃根於所性良知良能不待學慮而得達之則爲仁義之道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也世教衰人不知學未免動於意欲失其本心之良至有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害仁傷義而不顧者是豈其性之使然哉以予觀於隱君有足以啓予者君自幼性樸而敏七歲侍親燕會卽知坐

立跪起之儀服習庭訓無誑言惰容事親就養無方父有怒色每以溫言解之待弟和而有禮不以貨財田宅較計失懽父置田若干畝君以奩資亦置田若干及分産父盡以公田分屬二弟親友以爲不平君聞之曰我有餘而兩弟不足今若此裒益之道正所以爲平也人以爲難君自奉儉約饔飧多蔬食鮮御裘帛喜行方便事居常事歌詠陶鑄性靈因以諭俗人有過默諭之使改不欲以訐爲直有鬻販者隨其所計之値不忍裁減其慈厚類如此愛親者不敢慢於人君之謂也君幼習舉子業頗有文譽以父命從

事省中非其志也父歿哀毀踰禮每遇忌辰痛傷不自勝歲以爲常及赴部謁選獨母在囑書長子曰我遠遊定省疎曠汝善事祖母一夕夢母病篤忽驚仆尋以病卒於旅邸輿櫬而歸古云終身慕父母君庶幾暗合者歟夫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達乎仁義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使一鄉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鄉一邑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邑推而達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雖以之平天下可也君殆所謂日用而成能者非耶予耄矣戒不爲應酬文嘉崇德志於孝友能世其家故

爲紀之

重修白鹿書院記

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經世之事有緩有急有似緩而急者有似急而緩者輿華注錯存乎人之識見識有遠近見有大小而導民之路難易毫釐之辨亦决於此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說者謂德禮出治之本刑政輔治之具二者不可偏廢此孔門經世之略也民免而無耻者苟免刑罰畏之而已未嘗有所耻也有耻且格者輿起其羞惡之心以不善爲耻無所畏而自至於善也政刑之治

能禁於法之所及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及使民惴惴焉趨避以詭乎其上其事似急而實緩德禮之治入之也深防之也豫使民油油然遷於善而不自知其事似緩而實急此難易之辨也識見之遠大者始能審夫緩急之幾乘夫難易之勢而知所以從事識近而見小者不能也聖學亡王迹熄世之君子罔知化本苟於一切之治上焉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淫虐縱恣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又將何賴焉導民之術誠不可以不慎也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晦菴守南康思有以興化

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爲振作祟廟貌表形勝立科條膳廩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其興革注錯則存乎其人可逆數而知也少叅益川馮君分守九江懋學飭法廉巳愛民尤切切以教化爲巳任覩洞規之廢弛廟貌圮而廩餼薄來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士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飭材舉以次第先師之廟煥然改觀而齋廡庖舍稍以完繕復礱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爲學之則廸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

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回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聚講信宿歷覽諸形勝諗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洞主陳司訓汝簡及諸生張文瑞萬鎰輩相率徵予一言以紀其盛將以繼今而傳後予惟晦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君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以仰承猶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教之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嚴

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耻也耻之於
人大矣知耻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耻則由小
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可哀乎因諸生
之請爲留續講置於洞中大意在不失本心之良以
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諸生而不忍以
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之而泣下者乎恥也
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耻則爲良民士知耻
則爲良士在上者知耻則爲良臣良相不耻不若人
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所當深用以爲耻者豈徒
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以此轉聞於君而表章

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與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爲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爲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

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精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
乎屢空葢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
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
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
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泊其末也盡欲棄去
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
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
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

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體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秪爲二氏之所咦亦見其不知量也已陸子與中作三教堂乞言於予以證所學爲之記以歸之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天下郡國各有名宦祠祀諸宦其土者所以崇有德風有位不忘報功之典也越故有名宦祠祀漢任延劉寵以下歷晉唐宋至於
皇明凡四十七人其所任職或守或丞或以遷徙量移至不皆長民務而所崇祀故則或以政蹟標著或以德業風采顯揚當世而宦車所停風槩徽焉不純以沾沾惠利也舊祠在郡治之南郡守傅侯寵以歲時走祠下祠故囂隘弗稱祀典與謝君應典以進士來署郡學事相與協謀貞教議遷諸學宮之左因先哲

以佐風猷祠既成謝君致侯意徵言于予以表之予謂侯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夫學術與事功相表裏君子之學所以經世學術既正趨向必端事功必顯其視於民必親此探本之論也祭法不云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或以身狥國或以道匡時於法皆所當祀成周時風教四訖而於越介在蠻夷方將蔑爲鯨鯢文身乞命以句踐之賢挾文種范蠡之佐稍得自耀於休明漢興任劉諸君相繼柄事祓除其心而軌之則闔闢詩書翳誰力也迄唐而宋士大夫多所建立名卿碩輔往往迴翔

其間汴徙而南列在三輔中爲股肱郡仁旌道轍日
隆鼓鑄而人文之盛迄與鄒魯同風由斯而觀其爲
法施于民孰大於是名宦之設非所以崇有德乎牲
醴既備裸獻攸行負民社之寄者登降其間將曰某
之親民若此而俎豆之者奉戴亹亹歷千載而不衰
吾非若人之儔乎思齊之念當有油然不可遏者觀
圖報者之甚勤則所以膏澤之者愈厚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非所以風有位乎雖然越自開
郡以來其所置吏何啻千百而今所崇祀僅僅若此
豈循良茂異之選誠間世而出者歟經綸之業其出

有本事功不由於學術雖其所建立烱耀一時譬之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枯涸可以立待自漢以來千五六百年間其所趨向淑慝未有能遯其情者夫以諸君重於天下者越也以越重於天下者諸君也侯忠信馭下有循良聲其留意是祠既知所本而學以成之大業未可量也葢大㫖有見哉法得特書

太平縣修建五事記

太邑春宇張侯舊有鄉約講會予蒞會所發明親民之㫖既述其槩而紀之矣士民約長諸役念侯及民之政其大且切者五事曰修縣治興學校築城垣建

義倉及講鄉約慮其無所稽也乞予一言勒珉以垂不朽予惟守令爲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親親民也者親之也一體之義也侯謂予曰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好惡同於民然後爲民父母可謂知所務矣夫治堂出政之所教化所由始故先之以修邑宇政莫先於教化故次之以興學校城池所以育民而保治也故次之以築城垣民資於養衣食足而後禮義可興故次之以建社倉若夫約會所以萃士民昭法紀開明是非之本心以示吾好惡之公於風化尤有所被故以講鄉約終始其事輔成絃歌之化非徒粉飾之

具而已也夫邑宇葺則體貌尊學校興則士心附城垣築則外侮不生社倉建則歲歉有助鄉約舉則羣情協而德惠流身親其勞後人坐享其成非愛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次第興舉達其一體之實政能若是乎世方以興作爲諱嫌於叢謗侯果於自信確然任而行之不搖於羣議尤可以爲難也粤自親民之學不明而王澤竭居官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縱恣淫虐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莫知向方其於父母斯民之職何所賴也侯既明於親民之義其於政教刑罰緩急之施當知所

以自澤矣夫親民以達明德一體之用出之有本而其機在於一念之微是爲藏身之恕并可以僞襲而強爲也侯也能進乎是則幾於道矣爲書五事紀以貽之

重修惠民橋碑記

雲間澤國也四望皆水道而民之病涉者特甚於他郡以故橋梁之建恒倍之郡西南三十里有市曰朱涇東西相望僅隔里許而衆水瀠洄闤闠坌湧稱勝地焉就中諸梁之閎鉅者右偏曰萬安左偏曰惠民皆文襄周公所建也萬安修于隆慶五年郡侯李公

出帑金三百餘募衆三年而成少師存齋徐公碑記可攷然右者有濟而左者傾圮民猶病涉也里生程子三畏等思協羣力更新之值水患民貧不果歲兩易而橋之勢益危民苦涉益甚則鄭生之良又爲稱貸置架以存濟渡萬曆己卯冬邑侯東魯楊公來莅兹土衆生遂偕鄉老爲之建白侯下帖募民經始其事居民鳩工聚材翕然向風如子趨父起於六月之辛未迄于十月之乙亥不五越月而事竣凡用工直若干而斯橋煥然一新水陸俱便使文襄之政得續於今日者皆侯之功也先是侯初下車詢知東南之

民困於賦役苦於勾攝水潦頻仍吏牘滋僞惻然軫念一以平易臨之其豪右之梗化者時繩之以法皆慴息不敢肆恩威並用亦去稂莠以育禾稼之義也是其政在惠民葢不特區區一濟涉之功而已予赴雲間之會得奉教於侯語及先師簿書期會無非實學之意侯惕然若有契於中者其志遠矣昔萬安橋賴存翁碑記以傳區區因鄭生請輒爲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宣歙舊有講會歲嘉靖乙卯春予將赴水西道出九龍杜子質偕其族黨同志若干人來與會遂迎予入

九龍問學焉惟時精誠翕合遠邇聞風至者幾二百餘人杜氏父老以九龍地隘復邀予入杜氏祠以終講業臨別周視祠傍有池議須填築於風氣為宜嘆曰今日之會盛矣我思先王以井地養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况宗族乎今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明夫固賴斯會也會必有費聚人曰財又孰為善始而永終哉莫若置義田田以義名是則可以風也遂將今日父老所遺贐金付族之賢且才者一人司以風之僉曰先生之

義大矣豈敢負乎未幾遂斂金得四百有奇置田八
十餘畝以爲義田即築祠傍池爲義倉屬族長杜望
主歲斂焉每歲暮主祭者領積穀備品儀以供祭祀
春秋合同姓爲族會亦必取儲穀以充費又生童族
會畢必校課藝以示進德之助時有膳勸有賞凡鰥
寡孤獨與賢而貧者歲給米一石或歲歉又出餘積
平直以濟之於是鄉人聞而慕效各置義倉斂散悉
如杜氏之規數十里之内翕然仁讓之風可謂盛矣
越萬曆丁丑予復過太邑訪故友周順之之廬杜子
復率子弟謁予請記其事予惟與事倡始屢省乃成

一家者一鄉之倡也一邑者國與天下之倡也使人人皆知向學皆知尚義雖推之天下猶可而况良知在人萬古一日有不待強而後能者哉昔文正公身都將相置田膳族出所贏也杜子貧儒慕古而行之不尤難乎遂記以勉之俾杜之子孫世義田者必世其慕古之志云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正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

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曰子何以其名爲哉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

和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忭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

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爲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釐不同亦在於此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

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為我有命終不為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忘不知所以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知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為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屬二見皆為良知之障於此消

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眞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説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

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於蒭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亢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卽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旣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

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銓譬之門外之寶非己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

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摩礱煆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赤水玄珠索於象罔深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矣

學易說

予方翫易洗心亭上張子叔學訪予以學易之道予曰子名益顧名而思之學易之道遷善改過而已矣人心本善奚事於見善而始遷本無過奚事於有過而始改斯固易道之原也聖遠學絕人失其心而習氣乘之始不免於有過遷善云者復其本善之心不使習氣得以間之非善自外入從而遷之也改過云者復其不善之動復則無過矣善與過相因而生非相並而出也自古善學易者莫如顏子復之初九曰不遠復蓋復之於初則習氣易消而過不貳故能無

祗於悔而元吉也悔者有所懲而復也故趨於吉吝者有所係而憚也故嚮於凶雖均之未能愼之於微而吉凶之趨向則相去遠矣夫復之於初不至悔者上也有所懲而悔者次也吝而不知所以悔者下也善學者當知所辨矣吾子素以尚友爲志將奚學哉隨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智之所及資之分也不泥於習氣而務有以勝之學之能也果上智之資耶則請事于顏子之學究其原握其機愼於一念之初使習氣自消而善自復元吉之道也其次則不免於悔矣從事於寡過習氣以漸而消中人之資也在審之而

已若夫安於習氣不思所以自改民斯下矣固非子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於子之心也且夫易有反對始能相禪而成益以遷善改過損以懲忿窒慾斯二者易之大端也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其義深矣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能至所謂不息於誠者其即本善而無過之謂乎所謂損之益之而後能至者其即消除習心以復於善之謂乎不變節而躓不畫地而止循其分而學焉以俟於有得而道可幾也更當以日損日益之義與乾乾之蘊共子商之

藏密軒說

密為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為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為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而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牿於聞見涉於聲

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怠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與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為神無知之知是為眞知罔覺之修是為眞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

進而不知退非藏密吉也易即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幷著其說

虛谷說

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物成象於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爲之礙者虛故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萬物相爲應感虛以動而出不窮自然之機也近取諸身目惟虛故萬色備焉耳惟虛故萬聲備焉心惟虛故萬象備焉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此孔門家法也而世之學者反以虛之說出於老氏諱而不敢

言其亦未之思耳夫人心本虛有不虛者欲累之也心之有欲如目之有塵耳之有楔也君子寡欲以致虛也如去塵拔楔而復其聰明之用也寡欲之功存乎復觀復則天地之心可見而萬物之芸芸者歸其根矣君子之學在於理會性情致虛所以立本也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虛谷子之自命不嫌於老氏之說而不敢言其必有以取此也已果能觀於其復得其自然之幾烱然有見於未發之體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虛之為用大矣故繹其說以歸之

直說示周子順之

吾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心直心之謂德無億度處無湊泊處無轉換處無汚染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此盡此至此而已故曰人之生也直寂然不動者直之體坤之内直也感而遂通者直之用乾之動直也内外動靜一也故直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此千聖之學脉顔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泥格套纔有轉換便屬念想纔有汚染便涉情欲是皆所謂妄也纔入於妄應機處便不神便有歇手處故曰顔子歿而聖學亡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

讀書爲窮理之要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彷將一生精神寄頓在故紙堆中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機何由神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此古今學術眞假之辨不徒毫釐而已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無思無爲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於此信得及悟得徹直上直下不起諸妄方不爲幸生耳吾黨勉乎哉

思學說

蕭子彥字思學求說於予予惟人生而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

學也者覺也人之覺性所謂明德也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矣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日可見之行無非所以修德也遷善則德日崇改過則德日進一也後儒分四者爲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夫覺與夢對世人溺於嗜慾役役於紛華聲利之場行盡如馳不知止歇何異夢晝只今惟求一覺纔覺則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謂之常惺惺法諸夢自除天所以生我之元命始不爲辜負耳予與思學此生以性命相期見在乃夢覺之關一洗世間夢障直超羲皇大覺之地

千古心期也思學勉乎哉

拙齋說

蕭子良斡以寧別號拙齋請說於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于混沌育於澹泊冲乎若虛磈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

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蕭子以拙名齋書此以為左券

漸菴說

或問漸之說予曰昉諸大易山上有木漸之象也其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為漸也天地之道寖四時之序寒而溫溫而熱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涼涼而復寒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使陡寒陡熱不循其序

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化機或幾乎息矣萬物之法象
五穀之種苗而秀秀而實不可以速化也流水之爲
物盈科而進以至於海不可以速達也君子可以徵
學矣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說者謂有求爲
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可與適道者率性而行知
所往也可與立者循德而據知所守也可與權者德
盛仁熟縱横闔闢神變而無方不息而無不利也學
之序也夫道有本源學有次第其種生生而後實可
期也其源混混而後海可赴也良知本虛本寂不學
不慮天植靈根天濬靈源萬事萬化皆從此出無待

於外也致知之功存乎一念之微虛以適變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以漸而進優游以俟其化非可以躐等而求決湍之流揠苗而助之長也故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舍卑近而慕高遠非學之序也或者又問昔賢有頓漸之說顏子之頓爲乾道仲弓之漸爲坤道於象何所當也予曰頓漸之別亦槩言之耳頓漸一機虛實之辨乾坤一道剛柔之節也理乘頓悟事屬漸修悟以啟修修以徵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要之頓亦由漸而入所謂上智兼修中下也眞修之人乃有眞悟用功

不容而遽云頓悟者皆墮情識非眞修也孔子自叙十五而志學是卽所謂不踰矩之學猶造衡卽自權始矩者良知之天則也自志學馴至於從心只是志到熟處非有二也權不離經自始學以至用權只是經到化處非有二也孔子之學自理觀之謂之頓可也自事觀之謂之漸亦可也此終身經歷之次第學道之榜樣也李公以漸名菴其義葢取諸此公天性冲毅沉篤外和而內介自幼有志於學深信師門良知之旨服行有年曩公爲滁陽冏卿因先師舊曾講學於此流風尚存以予爲有所授也乃謀諸五臺貳

卿介命頻屬期予蒞會相證舊學爲浹旬之處顯證默悟受益良多邇者竊公所見益邃所造益玄冲毅之操將日底於高明沉篤之資將日臻於光大信根益深孜孜敏求方將日新而未艾也茲以病乞養將西歸益精靜業某不佞辱公道誼之愛爰述漸庵說遺之用致贈處之益吾黨終身幹當惟此一事時有去來迹有離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公也勗之哉

念堂說

莆侍御林君有志於聖學謂千古入聖之機存乎一念以念名堂蘄余一言用致觀摩之益爲之說曰人

惟一心心惟一念念者心之用也念有二義今心爲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致知格物者克念之功也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正心者正此也修身者修此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之謂大人之學聖之所以爲聖狂之所以爲狂存乎罔與克之間而已自堯舜以至於孔孟相傳之學脉也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者念念致其良知也勿忘者勿忘此一念之謂也勿助者無所意必以無念爲念之謂也程伯子得孟氏之傳其曰無内外無將迎念之一也故曰必有事焉與魚躍鳶飛同一活潑潑地勿忘勿助之間又曰悟得時活潑潑地悟不得時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念堂君志於聖學毅然以天下爲巳任其所經綸建白本諸一念之微以直而動不以一毫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可以爲難矣而且篤志虛受不恃此爲自足將益究所學以窺鳶魚飛躍之機其進未可窮也君試反諸一

念其爲活潑潑地已乎其尚猶爲弄精魂已乎悟與否匪從外得自考而自信焉可也觀摩之益其在茲與

惺臺說

晏侯天性冲粹昭朗有志聖學以惺臺爲號葢取常惺惺法之義夫惺惺法敬也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爲寂寂動直是爲惺惺寂而不惺則淪於寂滅滅斯槁矣惺而不寂則流於用智用斯鑿矣弗槁弗鑿常寂常惺聖學之大全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即所謂寂

知是知非卽所謂惺譬諸日月之明圓澄虛瑩廓然無翳者寂之體也輝光丕冒洞然無礙者惺之用也虛以適變不徇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恒寂恒惺千聖學脉也明道云所欲不必沉溺纔有所向便是欲有所着便是妄而其機决於一念之微一念之寂涵於穆之體一念之惺顯不已之用所謂天命之性也故悖此謂之罔修此謂之克克與罔聖狂之所由分也侯此行遭疑與謗世若以爲有不豫然者侯處之怡然旣無所向亦無所着若有得於惺寂之益其所養可知矣夫冲粹寂之基也昭朗惺之倪也天性

所近殆庶幾兼之故爲之說用附於贈處之義非此志之相應無以發予之狂言

心泉說

泉以心名志學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者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夫人之體本自淸靜汨於欲始塞始汚果行育德所以防未萌而保自然也溥博淵泉以時出之行成而德全矣此混沌初開第一義聖功之所由生心泉之名其昉諸此乎予南遊吳中獲接林侯心泉於蘇臺之下見其貌溫而顏渥氣灝而神澄言津津若有以起予而知侯之

有志於學也自此義不顯於世世之人浸趨於欲不知所以自養卑者動於聲利而高者動於功能間有覺其非而思反之者則復溺於聞見滞於格套激於意氣矯持於末流而忘其本原之所自是汩其清靜之體而窒其時出之用所趨雖殊其爲失養則一而已夫君子之學貴於自然無所澄而自不汩也無所導而自不窒也而其幾存乎一念之微俟既有志於學當不以第一義屬諸古人而所以致養之功自不容已匪汚匪塞循其幾之自然而盎然出之以求不失其本心將昭昭乎進於象也已

德瑪說

瑪玉之珮也古人比德於玉莫先於溫潤而栗人之氣質不溫則戾不潤則疎不栗則縱緩而無紀若是者皆玉之病也德瑪久侍尊翁過庭之訓所志已端尊翁以此命名所望不淺德瑪年尚幼如玉之在璞蘊畜方深其開發之機不可不慎學在變化氣質微觀德瑪所向漸有外好雖未至於疎戾縱緩比之純璞則亦有間矣須慎其開發之漸以保璞中之純有其德而無其病庶不負尊翁之訓與予期望之心耳予與尊翁爲通家之好其言不妨切直德瑪其顧名

而思之可也

變化說示士濬士美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其變無方其化有漸一變一化者天地之道也有天地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日月日月者易之象也太虛者易之體也清通而無際者神也流布而有象者氣也凝聚而有形者質也神散而爲氣氣歛而爲質易也者神之變化氣質之所由以運者也故君子之學以體易爲要以窮神爲機良知者虛之靈神之竅也良知致則存變達化陰陽合德日月合明而自無

氣質偏勝之爲患矣沈子士濬鄭子士美有志於學久從予遊沈之氣質開爽鄭之氣質收斂開爽者或病於不能聚收斂者或病於不能達所謂不能無偏勝者也故以變化之說告之用輔成其志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二子勉乎哉

世光以昭說

羅生名世光冠而字曰以昭予友念菴羅君之子也壬戌仲冬予訪君於松原生晨夕侍教醒然若有所省臨行授冊求說於予以發明冠字之義俾得祗承不忘固通家之情錫類之意也予曰有是哉嘗讀易

晉之繇曰康矦用錫馬繁庶晝日三接而象曰君子
以自昭明德意以為賜予雖顯恩寵雖茂非昭德以
為之本亦世之光而已君子不貴也我　朝設科以
明經取士惟狀元為極選凡賜及第
天子必臨軒設鹵簿臚傳假以儀衛錫以錦袍鏤帶
京兆陳黃繖內帑出銀瓜以示寵異煒然繁華殆不
啻錫命晝接之榮世之人皆慕之然自開科以來二
百餘年為狀元者不下六七十人或以文學或以氣
節或以道德能為世所稱者不下數人其他再傳之
後響息影滅昔之嘆羡以為繁華者皆已蕩為太虛

逝爲流波多至舉其姓名不復知爲誰者而君之名在數十人之中如翹之在楚尤爲傑然自表於世顧不欲以文學氣節自居志於古人之學以道德爲歸其子繁華榮寵不惟不形於色亦已漠然不存於心矣君出遊每每晦名韜迹混於稠人之中不欲自異人之見者或以爲學究或以爲醫流君闇然自適也君嘗訪予會稽山中輿人索君黃繖銀瓜君憮然而笑蓋不惟出遊時無此物雖居官時亦未嘗攜此物而輿人猶欲以常情目君宜乎君之自笑也以昭顧名而思則所以善繼述而光世德者端有在矣尚其

勉之

尚賢以德說

君子之學貴於尚友古人尚友者尚賢也人不知學未免溺於習氣雖稍知學而未能破除習氣亦不能成大業而副尚友之志故溺於一鄉者則不能以友一國溺於一國者則不能以友天下今天下溺矣非尚友其能以自拔乎然則尚友非可以虛意承當虛見湊泊若是者存乎德行誦詩讀書而考其世所以興行而輔德也以德從予遊十餘年於茲孳孳爲善行義浮於一鄉但未知平時所染之習氣能盡破除

否乎若於此有所未盡極其所底不免爲鄉黨之自好欲友天下且未得況尚友乎良知者破除習氣之利刀縱有竊發一照卽破若復以虛意見雜之又成辜負矣

時學元習說

學也者覺也覺與夢正相反靈根不昧之謂覺昏氣乘之始寐而爲夢故學也者善反之功也時習者時時習之廼常覺之謂非覺之外復有所謂習也亨通和暢之謂說夢中之境顛倒噂嚽勞苦萬狀惟常覺則靈根時時不昧有以復其和暢之體而諸夢自除

非常覺之外復有所謂說也靈根在人徹內徹外徹晝徹夜徹古徹今隨境順逆而未嘗有所加損是故朋來而樂說之充也人不知而不慍樂之常也而學之一字盡之矣元習久從予遊新安之有會元習與其兄元道姪汝見三數子實倡之則如元習非徒一家之白眉固一郡之赤幟也吾人之學只爭覺與不覺耳纔覺則性情以和四體以暢萬物訢合天地將爲昭焉不覺則諸夢紛紜衆苦交集一人之身且不能保其無戾況天地萬物乎昔人以致知爲夢覺關致知者學之則也但恐復以虗見襲之甚至以世情

撓之使天植靈根未能徹底呈露而尚未免於昏氣之乘則雖自以爲覺猶未離夢也是在元習勗之而已

子榮惟仁說

孟氏有云仁則榮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榮者非祿位之謂天爵之中有餘榮焉求仁之學在於求放心故曰人者心也求放心之要在於寡慾人心固有本無所放惟動於欲始放下者溺於嗜好攀援高者泥於見聞格套高下雖殊其爲心有所向則一而已夫心有所向則爲欲無所向則爲存將有所向向

覺之早而亟反之是爲寡欲之功存之之法惟能寡欲以復吾一體之仁則獨往獨來超然自得天地所不能囿萬物所不能撓而常伸於天地萬物之上是之謂榮不然則屈於物欲纏於套數祇見其辱也已

同泰伯交說

吳子同泰字伯交易泰象之繇曰天地交泰交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萬化行神氣交而百骸理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否泰之機消息之道也夫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一也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

氣之與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安此者謂之聖修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不可以不慎也長卿諱同春字伯與與者與物同春也春爲一元之首萬物之所由生萬物之所由行惟元故亨亨春之道也長卿率伯交拜予於治堂之後怡然之氣盎然之容竦然之儀蓋道器也兄弟爲學謂之二難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一氣之和應也敢爲二難誦之

守默汝成說

吳生名守默乃翁使君問字於予字之曰汝成蓋取

大易默成而信之義無言之謂默有諸已之謂信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默道成矣尚口乃窮非有諸已也此易簡之道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確然示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默也或曰此聖人事也小子而卽語以聖人之事得無凌節而驟乎予曰有是哉幼子常示無誑自不妄語始弟子之職曰謹而信小子成人本無二學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本無二事子顧以爲驟乎使君以通家之情遣生出謁予觀其氣沉而神肅德之基也使君因命生諦視不肖以爲此本來面目小子記

之哉予笑曰本來面目生所自有執柯而睨反以爲遠夫子畏後生本自無瘠莫傷之也書其說以遺之

示宜中夏生說

江山夏宜中舊曾爲文學因詿誤不變其初心遂坐困抑鄉人皆憐而趨之素與汝洽友善遂有志養生之學今年春聞予將赴新安之會偕友子光徒步趨福田又隨予入齊雲臨別乞予一言以致久要予惟宜中初至會中即舉中庸天命謂性之說爲問聖學性命爲一而養生家迺有雙修之旨何居予非雲房紫陽何以酬子之問若聖學則嘗聞之矣夫性命本

一下士了命之説因其貪着而漸次導之云爾若上
士則性盡而命實在其中非有二也戒愼恐懼𠗟是
孔門眞火候不覩不聞𠗟是先天眞藥物先師所謂
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在其中矣
此是性命合一之機直超精氣當下還虛之秘訣所
患世少上根未能覿體承當則予言猶爲未逢其機
耳試與汝洽子光深究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五言律詩

山房早起用　陽明先生韻

睡起乘朝氣翛然步遠沙白雲千嶂靜流水一溪斜
幽意隨林鳥浮名付槿花山厨作清供一味趙州茶

晚登天目宿獅子巖

曲磴盤空上巖頭日欲斜客袍行浥露僧簟臥攤霞

暝色侵松影鳴泉雜雨花山靈邀夢去恍惚到仙家

同友人遊琴溪

琴翁化已久遺響尚冷然石洞留丹藥虛巖駐紫煙
流光隨黯黯山色自年年不盡同遊興偏宜落照前

雨中遊三門用韻

微雨朝光暝輕颸夕景開肩輿度荒澗芒履破蒿萊
雲際石門迴林間黃鳥來洞深緣磴入隨意坐丹臺

呂亭驛世傳呂仙揷劒得泉故以名亭

少坐憩行役孤亭日未斜仙宗遺幻影空翠落山花
今古聊蓬鬢江湖此釣槎懷人應不遠幽思逐飛霞

息柯亭

斷雲開小苑依靜足逍遙獨酌臨溪水狂吟度石橋
脫柯憐世法隱几即天樵莫負山中月還期長藥苗

登五祖道場

石磴盤空翠虹橋夾素溝山花迎客舞松影帶溪流
雲護傳衣石江深度法舟逢僧談往事迷悟兩悠悠

遊太平宮詠眞洞紀事

仙人去已久古殿長蘼蕪壑冥泉聲細林空鶴影孤
鐵輪餘想像金籙化虛無洞口垂蘿合恁欄忽喪吾

一線天

一線憑何有還從無處來二儀方合體太極此分胎邵子丸頻弄庖羲畫始開廻風吹不斷神斧絕安排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清風灑舊居江山容客到蘋藻薦公遲日落香浮渚閒心白鷺知

宿宛陵簡朱東源太守

支節下天目夜宿錦溪雲晨起聞鶯語行歌混鹿羣百年聊爾爾萬物自芸芸珍重敬亭意相看如對君

永慶寺次荊川韻

行歌郊外寺亦復舞雩風墟里浮烟合閒房夕照中

生涯隨地足吾道與人同試問維摩氏應知法本空

天池坐雨遲念菴子

坐雨亦自好悠然澹物情青林團露氣丹壑瀉泉聲樽散原甘寂蔬齋已去腥可人期未至沾濕遶前楹

訪杜子楚隱次巾石年兄韻二首

大隱久廛市人傳處士名讀書風樹答觀物露荷傾已分百年臥應知萬慮輕嗟予亦同調長笑破浮生

孫登非俗調市隱亦逃名藜杖穿雲破山瓢帶月傾一廛聊復足萬乘敢云輕門外無車轍春來草自生

棲眞山館同順之諸友夜坐述懷簡劉洞嶽使

君

抱雨投山館燈前坐暮林壁窺清影瘦榻共白雲深
鼎鼎從吾好栖栖畏俗侵棲眞應有主誰識百年心

題王鳳洲小祗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葉翻
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留精舍同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四首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
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人心原活潑出入本無時執藥翻爲病忘機自不馳

已窺離坎竅無復死生期一息通千古寧論速與遲
五百逢元會羣龍在野時凡心隨日化幽意與川馳
往事都如夢初心肯負期乾坤由我在寧復嘆衰遲
端居忽清嘯不言行四時太虛常闃寂羣象自紛馳
簞食聊堪樂萬鍾非所期衡門俯蘭沚可以慰棲遲

再賡徐存齋韻二首

文傳耆英會千秋祗一時天機隨草長歲月逐波馳
世事都成幻吾心自有期旋元入不二耄耋未云遲
宇宙何窮際游藏貴及時一元迴造化萬物任驅馳
忽忽原無盡惺惺若有期拙修應自信聞道詎云遲

贈傚菴封君

相逢不問津肝肺有餘春已耻形爲役寧知富以隣乾坤今逆旅堯舜舊聞人吾亦無名者一廛聊寄身

贈吳江尹宋陽山被召

三年吳邑令心與水同流有劒酬寒士無金謁貴遊省農春野靜讀易晝堂幽被命歸朝日清風滿去舟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即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然在世間

贈黃南山歸休

誰憐愛友生當别復留情共喜開筵宴相邀欵客行
淸歌勞共賞浩氣恰孤征渺渺錢塘路回瞻意不勝

七言律詩

次韻答王生問學

龜載神書馬負圖直從易簡示工夫人心有感由來
寂造化無形若箇模影響前頭千句少羲皇而上片
言無好將知見都捐棄兀坐蒲團玩太初

月下用韻示諸生

不將得失起身圖還我堂堂一丈夫褒鳳未應悲楚
客饑羊猶自愧師模坐來夜月光仍滿看到先天畫

亦無誰謂道人便隱几欲從天籟覓新吾

再示諸生

浮世光陰祇百年百年事業豈徒然亡羊逐逐終何補夢鹿紛紛亦妄傳本性淡中須着便世情濃處莫爭先人間未必皆聾耳高閣鐘聲肯浪宣

再至水西用陸象山鵞湖韻四首

未論舜哲與堯欽萬古人傳萬古心莫道涓流非是海由來一簣即成岑江天杳杳雲初淨童冠依依日未沈但得春風長入手唐虞事業只如今

本來無怠若爲欽對治終爲未了心萬象掃空歸一

竅諸門洞啟見孤岑聖非剩有愚非欠日自東升月
自沉北海玄珠總處得百年憂樂古猶今
莫把矜持認作欽天然主宰自吾心俯身恰恰臨流
水開眼明明見遠岑世外神龍隨變化空中飛鳥自
消沉金針欲度憑誰領一嘯乾坤無古今
吾儕今日學欽欽秖恐欽欽未識心滄海滙來總巨
浸泰山頂上失高岑乾坤何意開還闔魚鳥從教飛
共沉自在天機歸一念寥寥非古亦非今

桐廬安樂書院與諸生論學次晦翁韻四首

古人惜處在三餘歲值餘冬可復虛慣躡天衢方識

路曾甘芻豢始知腴朋來便覺川原秀露冷偏驚草
木疎俛仰乾坤成獨慨君非男子我非夫
此非不足彼非餘口口相傳義不虛樸散六經須識
我鼎分一臠已甘腴執柯視處猶爲遠傾蓋逢時未
是疎此意語君須領略莫將聖諦累凡夫
邈矣年光五十餘學非知命總成虛須從無始窺眞
訣謾把多聞認道腴繫籍聖賢徒影響假途仙佛竟
狂疎廣居好向靈臺覓只此名爲大丈夫
名教之中樂有餘肯從異學泥空虛捨身塵剎還歸
幻入口刀圭未是腴法界固應無內外宗隣終是有

親疎亡羊岐路皆妨道豈獨雕蟲愧壯夫

早發於潛道中望天目

曉騎衝巖濕客衣西山半面尚疑非黃鸝晝暝春聲

杳紫菌年深舊路微去馬來牛期滚滚泣麟悲鳳思

依依浮生行脚非無謂應愧人間識者稀

辛亥長至玉潭仙苑同史玉陽天卿吴周二司

諫祝　聖用韻

瞳瞳曉日映初霞一逕迴看閣道斜漸喜陽和旋地

脉遙分春色到山家虛堂想像鈞天奏瓊樹參差上

苑花絳節瞻依同拜舞五雲飛處是京華

山房夜坐用韻

瑤臺高處護明霞琪樹陰陰徑轉斜共約采芝招洞主幾回看竹到仙家山中皓月懸秋鏡石上流泉迸雨花去住何心隨所寓謾書雲物紀年華

玉陽君為予結樓玉潭之右扁題龍溪游寓蓋不忘買山招隱之因意甚厚也用韻述懷

自君招隱結山樓且喜生涯寄一丘拄杖穿雲迷谷口釣蓑衝雨過磯頭半生心事如流水吾道行藏屬素秋身似扁舟原不繫相期莫負五湖遊

同錢緒山馬孟河葛新宸蔡玄谷周洞菴遊玉

陽山房別後漫簡

千年琪樹閉寒烟靈跡曾從帝女傳茂叔自多曾點興麻姑合有蔡京緣字寄金丹原屬馬山分華嶽更歸錢泉流會海終須遇勾漏何勞葛稚川

同蔡可泉下北高峰赴孟兩峰夜燕

夕陽初下最高峰錦席横開氣轉雄舞底霓裳秋色淡影迴銀燭夜光通松風淅淅欹烏帽花露瀼瀼濕翠筒五馬堂中無俗客當場翻覺幻緣空

春暮登北固山用韻示諸友

道人自戴華陽巾滿目鶯花入暮春坐對鷗梟機自

少步隨童冠道還眞江空不礙龍成窟地僻何妨樹
作隣悵望舞雩千古夢猶疑風詠未傳神

春暮同友人登北固山用羅念菴韻時赴匡廬
之約

結束芒鞋步晩風十年猶自任萍踪巳知異境尋常
到况復同心邂逅逢一簇瑤臺團夕翠半江銀練落
長松石樓不負幽人約望入匡廬第幾峰

葛城山亭阻雨友人楊維起出會用湘潭韻定
山集作供謾賦見情時赴南譙

此日孤亭坐風雨子雲原是舊相知百年吾道憑誰

付千里交情柰爾思客到且供湘水鮓閒來時讀定山詩離披芳草春光暮夢破南譙也屬疑

曉發峴山述懷

肩輿曉度峴山雲勾管風花又幾人自笑半生殊浪跡了無一善愧閒身廬州地主驚春晚南浦佳人入夢頻寄語香花墩上月可容舞影散溪蘋

九日呂調甫設席邀余偕南渠公登蕺山亭

潘輿九日奉親遊老去追歡興轉幽遠眺試憑雲外屐浮生欲寄海中鷗波光似鏡秋逾淨霜葉如花晚更稠一笑臨風忘落帽白頭到處任攀留

同盛古泉戴混菴管南屏宿玉湖寺

千里神交夢未眞白頭傾蓋是何人卽看此夜山中月共結青天世外因出處兩般都活潑羲皇萬古此經綸僧家自是無塵土一枕溪雲伴客身

雙峰塔院同趙大洲夜坐

與君共坐雙峰月黯黯心期此夜眞古澗泉聲傳密義滿庭松影露全身雄心未化終非道幽意相看若有神謾說談兵爲急務九疇三極是何人

雨中飲一覽亭次韻

林際茆亭帶雨新青山疑主我疑賓掌中杯覆千江

潤巖畔花遲五月春藜杖自應消歲月布袍原不受
風塵百年吾道滄州遠得共閒遊復幾人

雨中讌東溪府次前韵奉酬

雨後梁園草色新鹿鳴何處是佳賓樗材幸接瓊枝
蔭芳讌遙分玉署春風月懷中偏得句煙霞座裏不
生塵迂儒轉覺支離甚染翰無能愧昔人

黃陂謁　二程夫子祠用韻

薦藻焚香拜德容滄江曉日射波紅煙霞已覺逢人
少花柳依然與物同共訖鳳皇歸洛浦猶疑風月在
亭中謾言天壤成孤立小子慚非間世雄

風雨宿八字腦曉霽移泊東岸次念菴韻

滄洲旅泊夜初安枕簟生凉氣欲寒悟易偶從川上得夜與念菴談易憂時還向斗中看時彗星入斗生憎平甫嘗三窟且學蒙莊入九蟠世事年來渾忘却暫時喧寂莫相干

宿天遊次　陽明先師韻

仙掌峰頭多白雲風回天籟隔溪聞翠微杳杳非人世碧玉蕭蕭對此君老去秋聲憐草閣夜深月色度松門天遊指點還吾輩碧水丹山好共分

宿武夷宮

九曲溪邊臥白雲金雞正好月中聞未愁歲冷仍爲
客猶有蘋香把贈君道本虛無非異學知從見解始
多門紫陽香火千年在義利源頭仔細分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幔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誰爲
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涓涓流水遶
重門移舟向晚秋光淨翠壁青林夾岸分

再用前韻志感

山遶平林水遶雲雲林卜築豈求聞却憐捷徑非眞
隱空使遊人憶聘君雞犬無聲留藥灶桑麻何處認

柴門買山我亦逃名者滿地煙霞若箇分

秋杪偕唐荊川過釣臺登高峰追惟往跡有懷

蔡可泉短述見志

深秋送客過嚴陵念子攀翻昔共曾閱歲自應傷老醜搶揄寧復擬飛騰峰頭揄藻猶堪認臺畔沙痕幾許增何日淮南尋舊好望中桂樹正稜層

臥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拔白社能逃俗不戴黃冠亦是仙籬菊開殘樓外景雲璈吹徹洞中天祗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秫田

春暮同趙麟陽徐龍川彭伯顒王吉甫過玉潭

遊寓龍川留題次韻

仙境本來慚骨相野情亦復愛棲居鴻冥幸自逃塵網龍臥憑誰擬草廬行與鹿羣非混迹坐依巖石竟忘予春風此日來童冠相對無言只宴如

再過石湖草堂遲張石川用韻

乘輿看山度石堤美人只在斷橋西歌聯出谷鶯聲細望入平湖草色齊叢桂幾年懷舊隱碧桃今日覩新題知君已得尋眞路到處烟波自不迷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瑤草
去野情還爲白雲留半牕蘿月琴書靜一夜松風枕
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離人
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蘚樓虛泉自滴紫霄臺迥月
初臨閒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欲平

梅林書院次北坡韻

鳳山深處水雲長老幹滋培龔泉芳龍向窟中窺天
喬兔從象外覓羲皇江南雷動乘陽氣海國風廻度

暗香千載傳巖消息在好將鼎實獻吾王

用黃久菴韻六首

海國驚傳大老歸高山何意屢瞻依自從喚醒千年夢始信勞生萬事非抱甕可憐機械少當場轉覺道心微無端秋思憑誰領池水清清花自菲

脚頭到處郎如歸況復松蘿合自依耶水風光偏浩浩澄江秋色故非非秪將白髮供遲暮莫向青樽嘆式微花燭故園終有待春來猶見自芳菲

謾道并州未是歸親交骨肉轉相依隨緣自合有成壞動念未能忘是非一片客衣沾露濕幾霄香夢入

雲微海門落葉驚秋早老眼翻憐百卉菲

千古誰人與大歸超然無對亦無依萬緣寂寂斷來際一念時時知昨非海外玄珠迷象罔人間故紙失精微碧霞池畔秋光淡何幸先生共覽菲

一脉天泉自有歸肯從别派問因依識情浪裏虛漂泊天則源頭眞是非水到渠成機自活江空月落影偏微臨流珍重當年意涓滴能令萬世菲

越王臺前人未歸虛齋兀坐誰爲依閒中倩卜問來事夢裏招魂知昔非潦水澌清秋氣早浮雲將盡月光微煙霞骨相應還我池畔芙蓉色正菲

次蔡玄谷遊玉潭韻

學道紛紛未足多幾人金闕聽鳴珂玉潭仙子棲眞處玄谷山人採藥過飛鳥喜隨靑鳥信吹笙時和白雲歌杖頭已是蓬萊路漫道三山隔海波

富春山房與桂明府話舊用韻

一別山林十載餘別龍虎山中間消息幾成虛鵷雛不受空中嚇膏雉曾分鼎畔腴海外談兵知算勝定海禦倭有功燈前話舊未情踈只今又作干城寄方城富春精悍如君可萬夫

次鄒東廓丈雪中過水西韻

姑射仙人何處來手扶藜杖嶺雲開遲君未放山陰棹憶我還登江上臺萬里瓊瑤迷去鳥千峰雲錦送高杯春風此日聊童冠疑是當年立雪回

和王西野闇陽別業韻四首

羡子金閨籍早通埋輪想見古人風偶因茹戚藏文里便擬尋山學釣翁築室當陽臨象緯鑿池凝碧印秋空無端幽思憑誰領更向西林詠草蟲

頹然終日坐孤亭不計明朝陰復晴匝地烟霞如錯錦四時花木有餘淸暫抛赤陛螭頭筆且結靑天世外盟顧我同聲非俗物好將後院共吹笙

高秋落木獨登臺數遍飛鴻首垂回肯把一生忙裏過好容雙眼醉時開執鞭已分非吾好問字還應有客來朽拙由來存至道却憐匠氏訝樗材

吾儕骨相本山林纔入山來莫厭深欲向人間留大業須從靜裏覓天心龍沙夜月傳悲角鯨海秋風度遠砧時事紛紛渾不定未妨抱膝樂長吟

和少師徐存齋韻四首

採藥雲間深處村衮衣歸去帶餘恩野堂漫擬河東晉古服驚傳洛下溫兩字獨知玄聖訣公與南野談學每舉此相證三台舊德帝師尊由來爕理關元化盡是公家坐

所論

自甘釣艇老漁村得着荷衣郎　主恩況遇加章更纕刺真慚扶杖拜　綸溫避人漸覺滄洲遠仰德還同岱嶽尊樽酒相看今白首暮雲春樹若爲論

尊老鱸肥過泖村歲寒今見故人恩已驚束帶含新貺更覺綈袍襲舊溫寵辱兩忘身是幻乾坤萬有道爲尊東江況是垂綸地秘略還應借釣論

道人住傍海東村隱几忘機少怨恩夜色暝時天未旦春風動處氣先溫虧成已付琴三弄清濁同歸酒一尊此意分明何處會秋空萬籟共君論

中秋玩月用呂南渠年兄韻

中秋好月不能寐喜隨元老一尊看山河大影懸天鏡樓閣清都鎖夜寒憶昨當筵虧蟹螯深更奏鼓集鵷鸞何人爕理明光界留得公陪野老歡

九日燕拱稷樓用南渠韻

高軒寶幰垂荒徑草閣蓬樞正夕陽社裏星辰連夜聚湖南菰稻應秋黃援毫半卷明河瀉賭墅斜飛片翼長醉揷萸枝歸路晚兒童贏得細猜量

呂庄觀魚用韻

平津東閣不教開弋釣溪山何似哉呂望仍歸渭濱

去任公却傍會稽來一絲作雪分寒筋萬尾翻雲幾映盃自笑未緣追勝賞獨凭湍檻和新裁余以事沮不果赴約

西園流盼用韻

卜築分明隔岸西西園幾奉建安題秋飈尚展羣公席客馬能維宰相堤倒水澤紋時一漾薄雲臺勢逈孤迷借言秉燭彈碁樂何似聽雞拂曙啼

三望亭登高用韻

孤亭高處絕飛埃沾灑翻宜帶濕來精舍金鋪搖菊色梵天秋水泛蓮臺當杯鴈影虹邊落匝海山屏雨後開對面龍巖如有意寒花不放待人催

飲成省白試展山亭放舟東池用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候名花幾日鮮一種千金非不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在客前老去狂心看未足畫船又放隔溪煙

和南渠年兄出遊見示之作五首

象罔求玄總異途太陽元只在人軀（邵子云心在人軀號太陽）德將比玉終難掩性已如麻不受扶往事祇應風過樹幽懷剛到月臨梧人間此意眞誰領笑倚南窗擊唾壺

羲皇事業豈多途莫負乾坤七尺軀閱世情忘寧有

累登山脚健未須扶天機靜裏觀庭草灝氣秋來變井梧漫道山人好迂僻胸中元自有氷壺

廿載黃扉歷顯途心存報主欲忘軀調元已試調羹術赤日還應赤手扶暫爾投簪開綠野未妨揮麈向踈梧杖頭便是三山路夢裏何勞羨橘壺

早歲歸來謝畏途北山寧復笑閒軀久依安石常穿屐如對堯夫好廢扶富鄭公每行常扶二豎及與堯夫語時事不覺下階獨行龍起共瞻新少海鳳鳴應傍舊高梧獨憐野鶴無羈絆安得長陪白玉壺

萬里雲霄自有途迂踈空復笑微軀試拈此意憑誰

領莫道斯文賴我扶小圃祗餘三徑菊高垣自長十
尋梧浮生出處眞無定坐對南山酒一壺

賀南渠年兄衆樂園之作

歸去來兮倦翼還園開衆樂有餘閒數行鷗鷺隨烟
艇一望樓臺映晚山疊石壘空成幻相對花傾酒任
酡顔興來試把青藜杖點破神州第幾關
遐勝未須尋地肺開山今已傍天台機忘不厭臨花
墅鈎直何妨坐釣臺徑草似嫌車蓋入江雲故逐杖
藜來人間榮辱無拘管萬項風煙一酒盃
黑頭入相名偏重綠野開堂意自閒笑引江帆出舜

水試穿雲屐過龍山隨緣事業畢韓范適意行藏亦孔顏乘興頻來知不厭洞門雖設莫長關
海外仙山數十洲公家洲畔總仙流獨呼明月陪幽賞信步青天作勝遊叱石聊成牧羊戲爛柯應爲看碁留却憐尚繫蒼生望未許東山得自由

用韻酬吳古壇

不數香山逸老圖古壇壇上有潛夫謝陶辭格猶堪並龍馬精神不用模清夢一生總健羨白頭終日對虛無承家更有延陵子吾與吾人笑弗如

用韻酬王巖潭年兄

緘詩惠我墨花新一水相看忘主賓浮世已迴蕉鹿
夢清溪不減舞雩春風來草閣留孤嘯雨過踈林淨
夙塵百歲光陰倏流電河淸欲竢幾何人

用韻酬涂鐔江學博

自笑生來雲水身浪遊疑假復疑眞幾回東頂看明
月又向西林歌暮春碧水未應甲振鐸淸時終是重
垂紳况君更抱圭璋器待價還期百代人

酬史玉陽年兄

逝水流光幾許多故應未老拂朝珂坐臨流水孤琴
杳徑掃閒雲二仲過歎世誰開觀物眼避人自聽採

芝歌夜深更倚瑤臺望太乙微茫隱素波

次韻贈周都峰

聖世由來有逐臣荷衣初製樣偏新雲中借榻猶堪臥枕底行厨未厭貧道在固應忘險易心同那復論疎親明朝又向胥江别回首天涯憶故人

送江硯山任山東樂安王府教授

取次相看墨綬新白頭莫謾薄王賓路經闕里還瞻聖渡涉沂川好借春嗒爾忘言方合道些兒有累即成塵况君詞賦堪游戲亦作梁園一度人

萬履菴偕其師荆川唐子南行予送之蘭溪用

荆川韻贈別

江涵夕照瀫文空去棹歸帆尚此同可是狂歌托哀鳳謾將絕響寄寒蛩亡羊路覺千岐少彈指心知萬古通迷悟兩途應自驗唐門衣鉢可無公

送唐荆川赴　召用韻

與君卅載臥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學道固應來衆笑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偏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

贈蕭逵林大尹陞南京戶曹

天風吹舄送君行棹發蓬萊第一程時止時行皆是

道潮來潮去本無情歌回白雪陽春在水遠甘棠夢亦清竊子鳴琴多善政獨慚師事老儒生

贈張石川

空林落葉思蕭然忽漫春遊復半年世上誰爲青眼客山中又遇紫芝仙芳樽酹月憐秋色藜杖看雲憶暮天松頂不禁風露冷翩翩雙鶴下平田

又贈張石川用韻

山雨凄凄客滯遊春花開盡麥先秋行藏是處皆吾樂嘆惜人間無此流陶令男兒寧掛念杜陵詩酒且忘憂悠然宴坐誰賓主山色湖光併在樓

贈鄔玉峰都尉用韻

野寺春殘客倦遊夜來風雨又兼秋却憐玉樹孤標在況是天潢一派流麟閣動名終繫望鹿門棲隱亦清憂衡泥未盡登臨興悵望雲峰對小樓

寄銓曹謝仁峰

與君憶別青陽道兩地相思各惆然春盡花香留一蓋客來草色又經年圖書映日堪同玩枕簟流霞好借眠記取東山棲隱地擬從洞口問溪船

過石山訪焦仲明望台泉精舍漫作

僊子何年敲石扉千峰影裏入霏微時臨土釜烹金

液夜煮山泉灌紫芝書卷臥拋身似寄烟霞路暝客
來稀斜陽欲上鶯聲急留與山人作後期

訪胡屏山話舊

十年不見康侯面此日相看益惘然尊酒巳迴京國
夢春風猶憶剡溪船圖書滿几君能隱泉石爲家我
亦仙更説黃山堪避地還期一笑白雲邊

玄壇次韻留别鄒東廓丈

江館兹辰喜再逢前期翻憶負追從短篷欲返山陰
棹高閣猶驚日午鍾一點玄機開混沌半生浪跡愧
疎慵從來澹泊方成學未必才名擬臥龍

留别裘魯江用石雲韻

十載相看共白頭况逢秋思更登樓百年吾道悲哀鳳此日閒心付野鷗丹訣好從言外得青山不作夢中遊金針默默憑誰度纔着玄虛總浪求

次勿齋宮賛韻留别

廬山擬作華山眠病骨那堪向日邊南浦佳人應自愛西山明月爲誰偏百年擾擾還同客一日閒閒總是仙明發孤舟成遠别回看沙際動浮煙

劒江述懷寄别羅念菴

放舟欲下頻回首恨不將身付與君帆影漸隨烟際

沒鶯聲猶向樹頭聞未妨蒼點完初壁況有微言折衆紛留取乾坤雙眼在石樓明月許平分

留別王汝敬用韻

昨霄明月坐船頭此日西風更上樓紫陌塵中看去馬白沙江上對眠鷗浮生巳醒邯鄲夢與子還期汗漫遊莫向鳴蟬認眞性聲塵起滅若爲求

瑞洪晚泊避暑與王汝敬話別用韻

火雲飛動不成眠徙倚披襟向水邊繕性未妨喧處寂求生還墮正中偏十年自愧屠龍手半夜誰驚夢鶴仙珍重吹笙王子晉終期緱嶺臥蒼烟

用韻留别峴山學博

雨過虚堂萬象新青山面面是嘉賓一簾草色同幽意滿座鶯聲送好春白水漸添溪外漲金篦誰刮眼中塵論心此日成佳會回首華峰憶故人

用韻别錢八山丈

與子同遊不記年白頭相對尚依然溪邊釣艇雲常滿洞口歌鍾鳥自傳風月半生聊復足鳳皇千仞敢云先獅巖回首還惆悵夢破鈞天好共宣

用韻别蔡玄谷

白下過從二十年舊交零落倍凄然鐘陵皎月憐同

賞吳苑清歌誰與傳巳分灰形逃世外敢云聞道在吾先山堂此夕還傾耳贍有松風次第宣

留别蔡白石年兄次韻

與君京國曾爲約黯黯流光年復年未必見聞能障道由來清淨祗須禪一樽共醉臨岐酒短棹還移落日天况有心期成汗漫茅堂莫負隔江緣

賀史玉陽得子

故侯之家遺慶多森森瓊樹交銀珂驪珠眞向懷中得龍種疑從海上過福地自應叢桂發賓筵寧羨淡二雛歌不用啼聲識英物試看雙眼淨秋波

遊閬仙洞

道人未了探奇興又向千峰覓閬仙童冠幾人隨野步杖藜到處點青天泉縈古洞酥疑潤嵐泥飛虹翠欲聯落日蒼苔還小坐未逢石髓已忘緣

别史玉陽用韻

仙姝化去白雲多下界猶疑響珮珂宅傍榕城君得地手攀琪樹我重過峰頭共飽青精飯露下時聞白苧歌明發凌風理歸棹瑶池回首渺烟波

趙昴發黄觀雙忠祠用韻

由來節義驅千古此道人人共有之已信從容酬素

志肯將塵土汚清時同官臭骨終歸腐異代英魂各
自知卽此眞機是眞學寢堂添得哭文詩

贈梓溪管徵君及孺人六十雙壽

阿翁六十貌如童阿母相看壽亦同鸞鏡合來知永
好鹿門棲處見高踪塵懸弧帨聯秋色雲擁笙歌度
晩風況是堦前有叢桂芳樽不惜照顏紅

飲葉鎭山少微山庄

閒來挾履上山巔躡破煙霞別有天疑似丹丘超慾
界恍如弱水隔平泉何須來往桃源路却笑浮沉海
藥船能向箇中尋樂趣一塵不到是眞仙

壽虞亭峰七十

京兆芳名世所傳歸來又值古稀年慣抛烏帽頭無雪學煉金丹灶尚煙十里野塘蘭渚釣一簑春雨剡溪船虞卿莫漫驚凡骨共到蓬萊豈偶然

壽高望梅六十

念年辭祿還初服六十逢辰臥舊廬蕉下藏身予亦鹿池邊縱目子非魚一枰自試東山屐尊酒時來洛社車况復蟠桃有嘉會隔籬煙火混樵漁

壽史東潭六十

解組歸來無外事每從谷口問桑麻三華琪樹含朝

露七葉靈椿護晚霞笑看人情隨處好閑尋物態及春嘉莫嫌老去生涯拙屋角溪流㲄煮茶

春暮華補菴宅中賞牡丹用韻二首

何意名花侍彩筵一樽相對憶當年風迴石砌香逾馥月射朱欄色更娟幻處只疑瓊作珮醉餘翻訝錦爲箋行窩到處今還我未許芳名洛下傳

一年一度接芳筵謾向花邊惜暮年移種華堂原綽約不憑舞袖亦嬋娟臨風酹酒憐吳錦烈炬揮毫亂蜀箋留取故籬殘菊在暫時忻賞敢云傳

洞庭山賦櫻桃

湖上看山已暮天朱櫻猶及供蔬筵本來色相終誰假况復圓明體自全碧樹欲燃春雨後火齊相映玉燈前金庭此日疑丹粒入口應須了夙緣

五言絕句

宿山巖

峯頭千片石彷彿見羊羣千載初平我重來臥白雲

花源洞用韻

山人抱奇僻尋源路忽通倒翻銀海浪暗滴蕋珠宫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渺雲樹

浮生杳如夢相逢只此心芳樽酬落日新月更分明

七言絶句

和良知四咏

謾於感處問憧憧虛寂從教證聖功但得無心如尺蠖羲文一泒古今同

古來學易有宣尼讀罷韋編更不迷兩畫乾坤無一字紛紛着象轉增疑

鴛鴦傳譜不傳針萬古經綸只此心聞道具茨迷聖

解空中鳥跡若爲尋
浮生役役了何時坤復之間好立基莫道仙家能抱
一儒門亦自有嬰兒

辛亥秋予偕周順之江叔源訪月泉天池山中
出陽明先師手書答良知二偈卷撫今懐昔相
對黯然疊韻四絕聊識感遇之意云

四十年前叅學時分明舉似衆中知深山落木虛堂
夜衣鉢於今付阿誰
衣鉢於今付阿誰良知知處本無知會須薦取言前
句纔落絲毫即強爲

十月霜風葉落時天然公案少人知行歌燕坐非無事些〻子機關舉向誰

些〻子機關舉向誰謾從痛痒覓靈知分明月在天池上不着絲毫亦強為

經玉立亭

玉立亭前月滿林泠泠澗水舊知音百年多少登臨意一渡來尋一渡深

禮五祖次韻

為法傳衣亦法塵因衣付法幻中身山堂此日瞻遺像可是當初白髮人

四祖祠同趙大洲宮諭夜坐次呂巾石韻四首

一泒潺湲雨後新乾坤何意屬茲辰與君坐破溪頭
月不為前身與後身

華嶽枕邊千古夢濂溪亭畔一般青單傳已較些兒
子看取先天無字經

雙峰頂上紫烟浮四月溪邊碧樹秋道人不作溪山
夢濯足瀟湘看水流

四面青山裁欲遍中流隙地未經栽祇緣行者傳衣
急待得山人帶雨開

遊東林寺次韻簡彭澤令朱東武四首

池畔青蓮向晚開千年陶令此重來孤亭坐對氷壺
淨不受人間半點埃

春溪踏遍夏忘歸試剪新荷製客衣出處無心都見
在不妨陶令掛冠遲

五月溪邊花正開道人幾度過溪來蓮臺只在空林
上不着淸虛不染埃

何年海上鶴來歸又向空中一振衣蓮漏聲沉山月
淡隔溪舞影故應遲

廬山次陽明先師韻二首

多病維摩臥法臺凌虛丈室爲誰開解言佛子能傳

法祗許文殊一度來

佛氏流傳明鏡臺竹林無路若爲開道人曾踏黃梅
頂不爲衣來爲法來

五曲謁紫陽書院次韻二首

青山面面俯溪堂雲氣長圍薜荔墻此夕瞻依薦溪
藻空梁月色自生光

學禁于公也等閒遶簷依舊長琅玕病夫亦笑肱三
折明月清溪共一看

天游次馬師山韻二首

孤亭寄傲萬峰間黃竹歌殘杳莫攀自信仙緣終有

分飛來青鳥對溪間

坐斷天遊雲外峰溪聲月色度秋風鳶魚活潑渾常
事都入圓明一竅中

晩坐萬峰亭次韻

萬簇仙山疊晩臺金鷄叫罷白雲開紫芝之香冷猶堪
茹千載王喬此復來

文湖樓中感懷

百歲論交祗自疑漫云海内盡相知休文去後春光
冷樓外鶯花只任飛

經三教峰

三教峯頭一駐驂俯看塵世隔蒼烟青牛白馬知何處魚躍鳶飛只自然

游石堂庵次白玉蟾舊韻

扁舟泊向九溪灣青壁迢迢過石關可是王猷餘興在隔林啼鳥下秋山

西津白雲寺留别諸生

春深山閣白雲飛花外鶯聲送客騑千古舞雩傳勝事西津童冠即東沂

壽王白谿七十

王子丹成騎白鹿紫蕭吹徹不歸來尚方何意飛鳧

舄長對南山祝壽杯

送春二絕簡沈思畏時謝政歸

紛紛紅紫落還空日麗高槐氣欲烘時到朱明身合退莫教造次怨東風

東風不管人間事花落花開自歲年萬物成虧忘處了老懷何事不脩然

出山劉南塘學諭偕兩司訓留讌于浴沂亭口占二絕

浴沂亭畔浴沂人何處斯文此夜真滿座歌聲待明月客懷又借一番春

客懷又借一番春春意無端祗在人借使諸賢當此日還依童冠採溪蘋

盧城留别諸友用巾石韻

叢篁拂露夕陽多鳳去無心柰爾何記取琅玕長百尺他年還許釣銀河

贈竹丘用韻二首

西海叢篁幾萬竿誤隨風雨落人間春城何意來雙鳳此日丹丘好共看

踈竹蕭蕭寒草閣一丘聊爾傷雲山乾坤莫道無前輩仰止天峰只此間

答石鼓峰

萬丈巖前一草亭平林秋色更分明天球自擊憑誰領碧水丹山不世情

復久菴紀夢韻十首

如來原現宰官身還我堂堂號縉紳悟後談玄猶是妄夢中說法未爲眞

歷刧生來一幻身無分帶索與垂紳香塗刀割都成妄夢裏叅禪始是眞

七十年來金粟身翠屏爲障錦爲紳無端夢裏虛交媾名利烟霞總未眞

已分虛空屬我身一絲不掛豈論紳更須打破虛空
相信手拈來法法眞

大患由來貴有身辱加徽纆寵加紳紛紛得失何時
了若解無身到處眞

洞中仙子水雲身荷作衣裳葦作紳不用拘拘講造
物鼠肝蟲臂任吾眞

色身法身無兩身浪將芻狗等朝紳南華有箇無生
須離假由來即是眞

一念輪迴一度身或投鬼物或儒紳世人欲斷輪迴
切當念無生即返眞

血肉團中淸淨身雲裳玉舃毳霞紳學人欲識眞頭面不落莊嚴當體眞

顏氏坐忘寧有身紛紛末學強書紳可憐千古源流意秖有簞瓢一箇眞

次久菴中秋洗心亭玩月韻三首

橋畔孤亭生事幽深林月色正宜秋美人勞贈若爲報惆悵臨風感四愁

黯黯秋懷鬱不開江城露冷角聲哀正憐孺子憂時晚忽見橋邊黃石來

秋半淸光正滿陂阿翁曾此賦新詩梧桐露冷荷衣

薄無復春風舍瑟時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和以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偕浮峰子叔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叅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柰爾何

禪家但願空諸有孔氏单傳只屢空儒佛同歸較些子翠屏山色自穹窿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

促須信眞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巖花都見
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即成波佛即魔却笑山僧亦饒
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從來萬法由心造人若空時法亦空解取高山作平
地却於何處認穹窿
自巳家珍不用尋法門非古亦非今不於了處知分
別管取全收大地金
杖頭點到降仙臺臺上風光絕點埃一自仙翁賦歸

去至今猿鶴笑空來

五言古風

秋日登釣臺次陽明先師韻二首

臺上多清風登臨屬吾旅况逢秋氣肅歷歷千峰起叢桂襲明霞芬芳來座裏邈哉羊裘翁躬耕事胼胝朝披半蓑煙夕弄一竿水浩氣凌萬乘紛紛寧有此升輿空復嘆故人愧知己眞隱匪違俗吾心聊已已巢父亦何心千載一爾矣

平生志遠遊未須悲逆旅歸來值秋半淅淅金飈起童冠日追隨鼓枻清江裏出處豈殊調顏瓢即禹胝

登高採靈藥冥棲沃神水青山寂無言至樂云在此
無古亦無今忘物亦忘己呼吸造化根綿綿詎容已
微哉兩字訣如是而已矣

南譙書院與諸生論學感懷次巾石韻

師昔臨滁水流風被南譙君持歲寒操不隨萬象凋
劚雲開精廬朋來千里遙所志在上古邈哉舜與堯
堯舜詎云古吾儕詎云今今古纔一瞬神感歸吾心
吾心本自靜弗爲欲所侵師門兩字訣爲我受金針
學慮非學慮致虛以立本如水濬其源沛然成滾滾
靜虛亦非禪盎然出天禀虛實動靜間萬化以爲準

次白石年兄青原論學韻

窔姬握靈詮千聖啓心法易簡配乾坤同流本無着
洙泗絶遺響紛紛淆異説旨哉靜觀翁授我兩字訣
譬彼轉戸樞恒轉恒不輟乾坤緼闔闢此樞原自活
闔闢生往來一念自昭徹念中本無念已發即未發
妄念斯爲失克念斯謂得此念無動静往來同日月
動静亦強名乾坤偶對列日月凝其精匪凝將空裂
無處亦無方有之即成惑寄語同心人切莫生分别

讀淵明詩惕然有驚於心因取惜陰名其齋用
陶韻酬同志諸公

入聖良有階爲功貴前豫譬彼雛習飛羽成自遐翥
往聖忽已沒流光易來去道術紛多門平生軫長慮
吾黨二三子睿質皆相如願言騖高足進進勿停住
寶所睇非遙導師儻知處一契本來心雙忘泯欣懼

疊嶂樓月下陪初泉劉侯讌集

樓前今夜月天意爲誰明松影忽到地山光低向人
孔周千古夢絃誦萬家聲吏道本玄理朋來無俗情
幽蘭滋露馥谷鳥感時鳴永言務明德毋爲塵所縈

詠慈懿篇

放舟五湖曲遇子胥江湄相別十餘年一見我心夷

浮沉各相慰衷情慘似茨示我慈懿篇索我北堂辭
羣彥溢珠玉燦然光陸離于焉發潛曠因之屬遐思
予聞尹氏母煒煒垂光儀彥明匪祿養千載眞吾師
達士貴知化榮瘁諒有時貧也詎云傷斂形長獨怡
十月霜風急飄飄吹客衣勉旃務明德紛紛徒爾爲

贈天池山中法侶

一僧名湛峰一僧名鉢泉虛舟泛寂海玉樹團蒼烟
卓錫天池上共證眞空禪青蓮出淤泥石鼓鳴寂天
池影落空翠湖光浮素玄我來值秋晩雲榻時留連
烹茶煑石笋談道披霞箋眞空原不空萬法同自然

流光倏云邁玄髮悲華顛青鸞渺何許且結區中緣

復初書院會集同志次東廓丈原韻二首

咄哉下里曲陽春和應寡鍾期去不還誰是知音者
千里孰云遙毫釐辨眞假適冀須北轅凌晨策吾馬
策馬欲何之抗志在雲表長風掃重陰熾然白日皎
虛堂開淸讌喬林集黃鳥緬懷復初君高閣鍾聲曉

七言古詩

用韻壽王一山

君年六十望古稀試數流光今日始欲將健翮矯南
溟肯把神珠混泥滓中年待隱金馬門翻昕華紳如

敝屣慮余朽拙若有聞歸向山陰扣玄旨口傳兩字
本天成瑩如玉兮直如矢混沌初開灝氣凝莫向東
風問紅紫神驥犇騰自絕塵倏忽行空幾千里

再用韻論學一首

天根寂寂從何起直須感感處觀無始媿心纔動面生
丹哀心乍觸顙溢泚瑤藏衝開捷有神莫把眞金棄
如屣寂中起感感歸寂千聖傳來舊宗旨路頭差別
較些兒擇術從教愼函矢世鮮中行道益孤媚俗紛
紛亂朱紫夫君自是儒中英好向毫釐辨千里

襲封行 并引

襲封行為吾　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吾
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人心
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為忌者所阻身後錫典
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遡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孳孳求治元宰泊諸執事仰
承德意南北臺省江浙撫按百口一詞交章論列
以暴其冤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莫不

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之深
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予嘗有言
致贈大略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
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篇尚絅之云惓惓
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葢
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
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
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求之於野其曰忠信
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

所謂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絶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首倡良知之説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知之説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内信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内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口體耳目

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謁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懼況今承襲圭封衣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侈一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爲世類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

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望於海内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貂冠重襲舊時封伯禽合致東方胙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眞人駕箕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冡上誰憐築室心山中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曰傳來今幾春蜀雞強覆寒鵂鷇駕馬寧辭峻坂輪浮雲作雨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倕火開重光又似枯荄發新榦元功鬱積人共寃百

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蟒繡全金書畫剖龍文半須臾上殿
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邊臣盡效雲臺績壯士都懷麟閣
圖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內望深責亦厚洞中鴻寶世
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人如酒醉淡薄由來
見真味若無道脉作根基圭爵雖榮亦虛器贈言此
日臨岐路回頭莫失邯鄲步一生還擬振箕裘五陵
未可誇紈袴我忝師門一唯參心訣傳我我傳君良
知兩字中天柄萬古回看北斗文

鎸分符

天啓王带春園萃編全金書畫前龍文半須史上部

並娃齊敬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脈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胡察脈而眞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順攝參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

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岌乎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闢佛老矣二程晦翁尤峻開崇衞而悉力以芟刈乎荊榛彼數聖賢之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泒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圮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眞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囂囂咸訾以爲

異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蔽昏譬之病脉者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黄倉扁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醫之憂之過至於詆詈而相嗔嗟嗟先生蒿目而視洞照厥因喫緊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粃塵故譏嘗以爲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絶功利砭劑乎斯民令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覩而議者乃以先生爲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鮒而望北海之津

嗚呼先生往矣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解良知之古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痼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畿幼雖嚮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詆秪取笑於效顰惟願仰止以斯文肅庀院宇敬妥靈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聶雙江文

先生之才鞭駕一世風雷出入若不可羈先生之志凌邁千古宇宙俛仰若靡所遺及聞良知之訓至虛而善應以證以悟若有副于心期才不徒雄而出之有本志不徒尚而培之有基萬有生於無萬感起於

寂千聖之絕學允在於茲一念之靈萬物皆備不離
動息飲食直造乎皇羲自變動周流之義不明學者
務典要而忽通變滯器泥象日蹈于支離況乎以知
解為見性以對算為經世以恣情為同好惡以黨伐
為公是非吾黨學術之弊一至於此誠師門之罪戾
安得不為先生之所嗤先生居貞履坦堅志達才浩
蕩廓清萃渙淳漓自宰守而歷膴仕涉歷四十年酬
世馭物不出乎有無寂感之機行雖臥疾于家而望
重朝野斯世望為儀羽斯人藉為蓍龜天不憖遺胡
爾長逝豈惟斯人之戚抑亦命數之奇所賴致虛歸

寂之旨通幽明而無間吾人服膺而弗墜庶不病于多岐同心徂落學脉如綫抒懷一奠聊以寄吾黨之遐思

祭鄒東廓文

我思古人兮衷情好修没身兢兢兮師友是求燕處超然兮行相爲謀要歸於顯道兮靡入於幽粤聖學之晦兮降自程周天生我明翁兮千聖之儔靈秘斯闢兮鑰起關抽斯世斯人兮期共升於大猷惟先生之獨往兮不墮於悠悠方史氏之在告兮始謁翁于虔州翳言傳而目擊兮嗟雅志之夙酬深研六籍兮

百氏旁蒐兩忘爲程兮無欲爲周泊逍遥之歌竟兮
志彌苦而益遒南雍禮樂兮宮采綢繆歲展青原之
廨兮屢泛錢塘之舟匪出處之有間兮惟斯道之是
憂守師説而不渝兮不隨世而沉浮予久儀令德兮
幸朝夕之與遊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氣自泯兮
放心自收如跛之得杖兮如領之在裘拜先生之嘉
惠兮予安以疇尚曰壽而康兮胡一疾之靡瘳悼日
西邁兮嘆逝東流有得孰證兮有思孰紬載車無輔
兮扛鼎無侔慨頭顱之將老兮悵駒隙之行休倘朝
聞之可異兮競晷刻于琳球宿草可待兮絮酒無由

寄閶闔而陳詞兮淚千古於茲丘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於是乎去秋重陽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轉食疾幾殞復蘇日食飯一盂不能對衆飯食予謂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頷之意稍舒而情未懌予與諸友羣聚南譙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情而別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衆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

友從全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仲子可業別簡乃知病巳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洟徬徨亟遣慶童往候全椒隨擬促裝趨兄面訣以寫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即世矣嗚呼痛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之志遠業相成之心出於肺肝均於骨肉其間逆順好醜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海内同志孰不知之追惟丙戌之歲忝兄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圖告南還次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玉溪扁舟過

若溪期兄出會兄泥於時忌意向雖切而形迹稍存余以脚跨兩家船戲之兄卽憣然愧悔出頭擔當興學育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余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余能道其師說必謬屬於予從而贊之以起人信心闔闢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於兄兄亦毅然以經世

爲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任事雖未
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於埋沒乃先後
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後余起告南補兄時
亦起爲都諫因九廟火災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
及于予以爲可備清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
指權貴人讐者益衆相比翕搆票旨揭爲僞學同黨
兄遂以此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於予自謂以
此相累僞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
者何人復以此此相勉於去就澹如也嗚呼余與兄相
與之迹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旣入山聚

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余一往南譙與諸同志爲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與檗谷緒山念菴荊川鹿園一庵石山諸君爲浹旬之會遠或遣价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友往來滁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爲事四方學者無有遠邇皆知兄爲箇中人也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謂兄氣魄未化機權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求備於兄譬之探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

未第時嘗見先師於南都及官歸安復拜於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平生學問以此爲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屑以晦霾自汚則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於兄者也充兄之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恩與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於白日人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去就之相勉千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聞亦

無所用兄謬不予鄙意其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心自貶以爲不及且謂予羲皇心太多賢愚少與別白至爲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於所恃拳拳規切之心眞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也千里奔奠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嗚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溫神厚可以和親仲子種學好修可以亢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自待夾輔周旋可以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涯之感感也然則兄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

南玄子復何言

祭唐荊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於人實係於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䟦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騏驥之困於糾纆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於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於勢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於天性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

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為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於衆口彼嗷嗷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媸妍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於兄不能已於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為乎中道舍我而遊孑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粤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遥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

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
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
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
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
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
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
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
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
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啟其鑰而
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

于宗教之傳每予啓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於玆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巳閉於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罇青黃不願爲材兄於精神亦大潑撒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物之迍邅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㚖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

逃此要之百年同於一𣅜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葬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於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充裕之才瑩睿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勵萬夫而歉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斂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而神靈恥爲嬰兒之態長聞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擢危科陟清班眇

然不以爲榮甘林泉樂枯寂脫然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賛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訾其爲禪究神理而精攝養或疑其爲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學未嘗雜而志未嘗貳文章詞翰傑然名家世方羨其多能顧以小技自視等爲三昧之游戲辭受取舍惟義之裁皎然不緇於欲身之進退世之汚隆尤嚴於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其入於人最深羣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而啟閫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

黨方侍以爲著蔡胡天不憖遺俄一疾而長遊吾兄行在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炯然其未嘗忘而其不可傳者則已蕩爲太虛布爲列星杳然其不可復繼矣走也與兄如舟之倚柁如沉疴之待藥嗟予去此其復誰語悵隙駒之易邁感朝露之乍晞摧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蓮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劒匪鐵匪石實知鍔慧鋒之渟絮酒瓣香臨風陳詞兄如有靈尚冀於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迷於所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季彭山文

嗚呼聖學湮晦降自周程天啓明翁覺我後人公聞
風而崛起首事於稽山之陰嗣後行踪聯合仕路浮
沉及遷謫於潮也得從事於南征曰大道其不遠惟
寡慾以養心察良知之獨炯見天性之孔神亶日乾
而夕惕若臨履兮淵氷慨任重而道遠爰遐覽而幽
尋遠遭蹶以林臥益鉤極於精深抱遺經而終始塞
岐路之紛紜吾人方恃爲龜蔡殆天意之可諶年八
十而觀化公於向道之志不可爲不伸獨吾人之靡
依無從面命而耳聆幸獲覩其遺編取近譬以相箴
矢盡滌其偏蔽酹雅志於平生敬服膺而勿墮敢怠

臨訣之慇勤知靈爽之不昧聽斯語于冥冥

祭岳父張菱塘文

嗚呼大人之於幾豈尋常翁壻之情已哉惟予早歲庭擢桑梓藉大人之息主蘋蘩解襆佩得以友善成名而箕裘之弗墜迨予中年室稀蘭玉藉大人之息調琴瑟廣衾裯得以釀和繁育而宗祧之有祀今予且逾耋矣大人之息先我以棄幃而予亦盡灰塵念甘肥遯以卒世乃者外孫應吉偶於萬曆已卯叨薦順天之鄉試其爲老懷之喜不言可知而幽冥之中諒在所怡愉而深慰嗚呼膝下鮮胤嗣何以繁桂樹

之陰室中無士女何以溥葛藟之惠反本而遡源則
敬戒之訓葢有自來而大人之恩德實與天壤而俱
埒此雖百簡不足罄其情五內不足銘其感而豈徒
耳提面命聚首解頤如尋常翁壻之謂哉凊酤旣載
對越有嚴顧予之將永錫厥類

祭何沅溪文

惟公忠允之德昭曠之懷弘毅之志詳練之才世德
象賢發祥有自異兆篤生長克岐嶷弱冠奮庸筮仕
刑曹仰叩
帝閽直聲囂囂爰遷臬司祥刑惟允游陟藩宣惟國

之屏德溥中州施及隴蜀澤流江漢望隆貴竹撫綏
鄒鼻弭茲大慰始或遭讒終以令譽量移京兆適掌
邦刑法守弗渝朝野稱平
帝眷方隆公思隱退懇疏乞歸二疏之繼雲門之麓
鑑湖之涯風輿雪棹酒思騷懷朝爲典刑鄉爲蓍蔡
胡不慭遺遽爾云邁緊走與公先後師門此志相應
臭味所同顧茲姻婭世德作求攀喬倚玉情關戚休
靈輀載道祖奠式陳臨風一慟用寫哀忱

祭張內山文

嗚呼生前事業應世無窮身後聲名蓋棺始定惟翁

性敏以恪才達而弘通乎大方勤乎小物孝悌稱於宗黨恩禮洽於朋交知時則罷醮瓊壺稽古則廟堂彝鼎惟邦之彥為家之禎追惟韋席藏珍逮及金閨通籍入侍禁苑典司綸綍之光榮出麗春曹協贊文明之化理三湘校士全楚絃歌六詔提兵百蠻震疊大道難容致招尤而速毀閒情自得務養晦以俟時開綠野之裴堂試青山之謝屐琴書寄傲泉石尋盟視履雖殊事功可紀考祥有待名實相符金殿呈標共羨麒麟之子玉堂侍彩世傳菽水之歡已分行樂於百年詎意興哀於一夕玉樓夢醒蒿里歌殘走也

道誼通家淵源世德旣辱斷金之好更叨倚玉之緣天不憖遺人將焉贖感玆隣篴之悲肅此瓣香之敬憑棺以慟執紼而趨書空陳辭寫九泉之孤憤臨風絮酒寄千古之遐思嗚呼哀哉

祭韓近溪文

嗚呼惟公之德顥靜若蒙惟公之貌古朴而豐心無外好精神內融怡情蘿薜澹泊冲容幼不茹葷年邁彌篤韜光素一匪以徼福克勤克儉古行古心篤生令子天道明徵旣發賢科允爲良牧展也大夫澤流於越法嚴無濫政飭不苟三年有成八邑絃歌黃鐘

大呂疇撫戍之知侯之自仰翁之著瞻雲繫念迎翁祿養公餘舞綵蒼生屬望僉曰遐齡宜享純嘏胡天不簡遽奪其枯嗚呼謂翁未貴有子恩貤謂翁未壽浸浸髦期種德發祥積善餘慶事垂不朽名孰與競走等受侯福祉輿情罔報扶櫬西征追奠祖道古人之祭河海後先或源或委罔敢弗虔燕山蒼蒼淅水湯湯尊靈有知昭格不忒

祭陳北澗文

惟公忠信篤厚君子之特謙和周慎制行不愿內宜於家有訓有則外同于俗無戾無斁恩以撫孤有第

五倫之風義以睦隣有晏平仲之德子姓振振蘭芬玉立雪舟雨亭談詩載奕正宜永年以盡桑梓之歡胡爲遘疾而興薤歌之戚走也與公女蘿松柏姻婭之情恫心尤戚靈輀將發就窆在日薄奠椒漿用伸哀憶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爲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之歲予與南野文莊

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戚補之周順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張士儀沈思畏諸友先後謁予官邸周旋於鷲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則確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歙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以啟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略未嘗不相從隨其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益爲從臾以堅其信古云

自吾得其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其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以擬而在玄略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葢信其心而忽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至也嗚呼痛哉玄略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其隱微故曰不睹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

其實一也戒懼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虚明如天故曰知崇致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虚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眞情也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説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常鼎一臠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併相證了此末後一着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卽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俎敬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自不能忘情於慟耳

祭陸與中文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充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煒然足以應變識足以祛衆幻見足以破羣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粵自哲人既萎吾道日孤求助四方晩得友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爲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搆天心書屋敬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輩儲廩授餐羣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

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喻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甃而後已詎謂遽止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之說求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即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乘之汩於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眞修爲寔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爲出世大豪傑固予與與中相期之本願也邇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訌奔濆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

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既有聞矣夕死何憾顧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中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嗚呼臨風悲慟千古一日嗟嗟與中予復何言

祭胡東洲文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予開講新安之斗山東洲隨衆北面執禮爲締交之始東洲顏如氷玉動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又嗒然

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器東洲非其人耶嗣是每歳卽過越聚處浹旬而返因得交于鱗陽趙君授以舘舍携家爲久處之計此生益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棲之受業於先生實劉師符玄老人啟之將以廣教也老人年一百餘歳得回谷之旨發明内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爲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晚年受記東洲爲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

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役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聚處月餘復還浮梁與掾君共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攜其二子同往嶺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廿一日已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落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孝爲入門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歸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真常非有邪僞之術但世人

未之盡知耳諸弟子久荷教育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予西望亭雲遙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之戚戚矣

祭朱母安人文

人生爲婦有不爲母爲母已難況於其祖五代依依厥德斯溥若夫所配有促與延不能一者事之難兼蓋禀不齊勢使之然嗟嗟安人幼閑姆訓體素涵柔

曰嬪於朱君子好逑以雍以肅婦道聿修遺家不造君子云殂拮据盤桓其苦若荼庶幾有立用撫諸孤厥後克昌門祚聿興以似以續迄於成名不惟有子若孫繩繩安人綏履祺壽而康牙帔鳳冠優優北堂無疾而逝含德之光卜兆有期靈輀載遷望若斧首白旆翩翩是爲令終終歲克全走也誼分蘭蕙情兼玉倚敷袵陳詞奠醑薦芷臨風一酹靈其歆只